

夏日的病房

五月十日

自己沒想到，距離上次幾個月的時間，又住院了。這次被安排在其他病房，因為熙之前住過兒童病房，因此打聽了一下，聽說這邊的管理相較其他病房嚴格，我是不太清楚，但進來後的安檢，讓我知道為何比上一次嚴格。我帶的筆太多支，因此被「退貨」了一些，毛巾我是帶運動的長型毛巾，因太長導致有可能造成危險，也被拒絕入場。來這的幾個小時內，我感受到這邊的護理師，比上次住院的病房還來得的嚴格，使我有些焦慮，不過我想著也許是人生地不熟，才會顯得有些不安。

我隔壁床的李阿姨感覺人很好，我跟她有稍微聊一下天，這也讓我在陌生的環境，變得自在許多。這裡環境挺小的，女生只容納十五人，這裡目前唯一的好處應該就是很安靜，比較少嚴重精神疾患的病人。說到這邊比較嚴格，還有一點是電話卡需要被收在護理站，我猜測是擔心病人自傷吧，以前就有耳聞會有病人會把電話卡折斷，再拿來自傷，以保護生命為最高原則來看的話，也能理解病房的規定。



五月十一日

今天起床要抽血檢查，因此早餐不能吃，不過對於醫院的伙食，我自己認為要不吃都差不多，可能胃口比較挑。早上的OT時間，我和OT師拿了幾張色紙，摺了兩顆正二十四面體，這是以前數學課的回家作業，由於步驟不是很困難，三兩下就完成了，當下被很多人讚美手藝好，以前是數學作業，現在成為了交朋友的工具。後來我把一顆送給今日照顧我的護理師，另一個給一位短頭髮的姐姐。

才進來第二天，我就突然很想念國文老師，昨晚看到國文老師之前送我的書，心裡一陣酸楚，倒也不是書本內容引起，只是看著書想起國文老師和我說過的話，「也許現在不盡人意，但總有一天，我相信你會走出來的。」曾經我以為自己可以成為人生勝利組，但經過時間的推移，萬事皆不如我意，最後還變成需要醫療資源的介入才得以生存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否適合活著，時間不一定會給我答案，但我相信我會找到的，對我而言，也許卡住的點是童年經歷，又或者是在人際關係中受的傷，我還不清楚我應當如何面對，只能且走且看了。

今天下午的OT時間可以點歌，大家都跑到OT師旁邊，然後排隊寫下自己想聽的歌，這算是沒有手機，但最接近3C的一刻了吧。傍晚時，我打給母親，我發現我的牙

膏沒帶，昨天居然也沒有注意到，這讓我感覺記憶力越來越差了，大腦越來越遲鈍的樣子。

晚上有一個會自言自語的病患，讓病房變得有些吵雜，我整個人快崩潰，不過隔壁床的李阿姨對我擺了擺手，示意我過去她旁邊坐，不要理會那位正在自言自語的病患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李阿姨當時就坐在我旁邊看電視，對我微微笑，指著正在打電話的短髮姐姐，我才注意到，平靜聲音的底下，早已潸然淚下，李阿姨就緩緩地說：「來這邊的人都是有故事的，誰也不例外。」我點了點頭表示認同，何嘗不是呢？若生活一順百順，又怎麼會需要接受身心科的住院治療。

晚上發生了讓我有些驚嚇的事情，有一位病人一直跟著我，還抓住我的手不放，幸好護理師有來幫忙拉開她，後來聽護理師所述，她是一位智能不足的患者，好像已經二十多歲了，但心智年齡只有七歲，衣食都需要他人協助，不過她的家人很早就拋棄了她，因此住院前都是由機構照顧。



五月十二日

今天是學校段考的第一天，而我在醫院，段考只能出院後再補考，我想早上這個時間同學們應該在考作文吧，上次住院也剛好在段考期間，可能是段考帶來的壓力有些大，加上病情的影響，導致身體承受不住，想到這就嘆了口氣，覺得自己有些怯懦，但這些事情在生命安全之前，都微不足道。

OT時間我又摺了兩顆正二十四面體，後來感到有些無聊，於是我跑去找李阿姨，她分了一張「找物品」的遊戲紙張，有一點像學習單，目前我還找不到具體形容它的名稱，不過這跟以前國小上美語班時玩的一樣，令我懷念起當時許多美好的記憶。

人生啊，怎麼沒辦法停留於美好時刻，總是讓我們悄無聲息地成長。

中午的時候，有一個被約束的病患不停大叫，我在大廳就會被影響，因此回到病房休息，午休也不知不覺睡了多久，下午的OT時間也被我睡掉三十分鐘左右，睡眼惺忪走出房門後，李阿姨馬上招呼我過去，她找我玩撲克牌，除了李阿姨，還有之前的短髮姐姐跟OT師，玩完一輪後，我就去借筆來寫日記，日記寫到一半，聽到我點的歌，腦海猛然就浮現歌詞內容，歌本身並不是很悲傷的旋律，但將自己放入歌詞當中後，我想著有多少的曾經、多少的日夜，我想過一了百了，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事造

成的，人生許多痛苦的事情都在一念之間，我想解除一身痛苦，我與痛苦如火如荼戰鬥著，勝敗與否，生死依然未卜，這是進行式也是未來式，不會草草結束，我希望能對得起自己的結果，我依然存在、依然活著。

下午L醫師有來查房，他是我的門診醫師，也是這次住院的主治醫師。這次會談談了很久，也問了我從來沒有問過的問題，他拋出的問題是：「為何我會如此在意和其中一位同學的關係，明明在我身邊的朋友不只她一人。」其實這個問題我在心中也跑了好幾遍，我不確定具體原因為何，但我想是因為我把友誼看得很重，每一段友誼都是如此，就像把生活的一切重心都押注在上面的感覺，或許正因為如此，失去之後，才會如此難受，甚至感到絕望。因為在我心裡，留給自己的位置太少，留給他人的占比又過多，以至於我將他人看得比自己重要。

傍晚我、李阿姨和一位新來的病友——吳姐，她和我們同病室，我們三個在病房聊天，後來得知吳姐是某康復之家的負責人，聽她描述，她是開車時不小心撞到安全島，家人擔心她的狀況，所以就將她送進來住院，聽起來有些荒謬，甚至不合邏輯，因此我保持著懷疑的態度，加上吳姐自述自己有雙向情感障礙，不免懷疑其中是否有其他因素，不過我沒有繼續追問，只是默默聽著吳姐分享她的生活瑣事，除了分享她



自身的生活外，對談中她三句不離「想出院」這件事，聊著聊著，也不知道話題如何轉換的，我們開始抱怨對於醫院的不滿，比如：蓮蓬頭跟伙食。蓮蓬頭是固定在牆上的，而非一般家用用水管連接兩端的，還有醫院的伙食過於健康，有些難以下嚥。我想有關伙食的部分，我可以抱怨很久。

晚上我的主護幫我量腰圍臀圍，以及做一些身體檢查，在檢查瞳孔時，護理師還說我的瞳孔很大，由於護理師是用很正經的神色描述，使我當下直接笑出來。領夜點時，拿了家人送來的泡麵，因為正餐都吃得比較少、比較清淡，所以吃到泡麵，感覺好幸福。

也是那時候發現，原來感覺幸福也是可以很簡單的。

五月十三日

今天真的沒什麼事情可以做，六日沒有OT時間，留下了許多空白時間，早餐真的不符合胃口，吃完就開始跑廁所，感覺肚子被踐踏過一般，劇烈的絞痛，使我在床上翻滾了許久。等到比較舒服一點後，我就去洗衣服，在等待期間我沒有浪費時間，看幾篇國文的混合題，即使在住院，也還是需要保持對於作答的敏感度。

下午是唱歌時間，但我看到點歌本時，就知道自己是參與不了，都是些不是我這年代的歌曲，比較屬於李阿姨的年代，我只好坐到旁邊位置，聽其他人唱，但畢竟我們都不是專業的歌手，聆聽也成為了一種痛苦，如同我在聽自己唱歌一樣，感覺五音不全的，卻很投入在自己的世界，護理師經過大廳還開玩笑說：「怎麼那麼吵，還走音。」真的超級好笑，當下我跟李阿姨笑到不能自己。下午還發生了一件事，就是短髮姐姐使用電話卡的時間被限縮，因此感到非常生氣，主要是因為她一直打電話，所以被護理師限制了，現在她只能在規定的時間使用公共電話。

晚上吳姐拿色紙來摺紙，當下我也很想摺，於是打電話給母親，請她幫忙帶色紙，不然我都在拿吳姐的紙。晚上我們一邊摺紙，一邊聊天，三個人就病房談心，說著屬於自己的人生故事，吳姐原本是學校的輔導老師，後來做著做著覺得心好像空掉



了，所以就選擇離職並轉換跑道，現在才會在康復之家工作，而李阿姨就比較特別，據她所說，她經歷過各種風霜、也曾經瘋狂過，以前有著自己的廠房，賺過大筆大筆的鈔票，也曾經沉迷於賭博當中，也遇過被詐騙金錢等等的東西，這一世好像沒有她沒經歷過的事情，正因如此，她看淡許多事情，人生很多波折看似嚴重，但相較於死亡，一切似乎就變得沒那麼重要。最後談論到我時，我沒有細說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，以簡短的字句草草帶過，也許是想讓發生在我身上的傷痛不那麼明顯，又或許是感覺在他們面前，我沒有資格去埋怨，我所經歷的，相比很多人的經歷來說，根本微不足道吧。

直至今日，我才知道，原來不論發生什麼事情，無論大小，自己的感覺才是最重要的。